壯悔堂文集

壯悔堂文集卷之八

賈開宗靜子　徐鄰唐爾黃　閱
同里　徐作肅恭士　選　宋犖牧仲

策

南省試策一

所貴於君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矜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偽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恒任其獨智鈎距而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

必喜於自用其旣失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秉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舉天下至於無可信而乃欲寄其耳目託其心腹則其勢不得不流於偏重而私昵得以用之矣偏重者壅蔽之源也私昵者竊弄之漸也無怪乎執事之所問凜乎有煬竈之懼而又不敢盡其辭也竊意執事之所謂偏重者得非寄勿之大臣耶所謂私昵者得非左右宦寺之小人耶果然則雖折檻叩墀而言之而　皇帝存

病根

所不信何也彼方有所挾以取重於人主而人
主又嘗自恃其往日之英斷以爲彼有所不敢
肆也愚請得破其所挾而明指人主之所恃可
乎竊見今日之大臣所挾者强也介也而　皇
帝之因而重之者亦以其强也介也然而强者

四强

四而弱者一焉介者一而和者二焉　皇帝未

一弱二和一介直窮到小人肺腑從來奏疏之所未及

之察也所謂强者强於盗柄强於飾罪强於拒
納忠之言强於護其私局弱者則弱於守道格
君而已介者介於援天下之賢人君子和者和

於羣小和於　皇帝之左右而已凡若此所謂
强而介者唐之盧杞蓋皆有之不足異也頃有
諍臣亦嘗痛哭而陳以為今日有德宗之病誠此暗指劉忠端公
為不識忌諱然而其任人則倡之矣夫大臣有
所挾以為重則必陰窺　皇帝之意旨而明與
為市此必與寺宦相表裏而　皇帝又未之察挾隱
也　皇帝未之察而且有所恃以為彼不敢肆
蓋自信卽有大憝如御極之初者吾有以剪除
之無難也夫天下之患必有所伏而起必有所

乘而入見以爲甚著則其微可杜也見以爲甚大則其細可圖也苟忽之以爲微且細則其著而大者立至矣　皇帝以爲厮養而後之使之而微且疑天疑神也　皇帝以爲吾將有法焉誅罰其後而彼則已流毒而莫可窮也故　皇帝手除大憝之後今曾幾何時而部堂之胥有貂璫矣邊塞之庭有貂璫矣財賦之地有貂璫矣舉未聞當密勿之任者一造膝陳其不可也

真言人所不敢言

大臣以逢迎　皇帝而結納乎內臣內臣以嘗

試　皇帝而應撥乎大臣　皇帝雖察察於遠萬里水龍
而已遺之於近又豈有濟哉本欲寄耳目而適
得塞本欲託心腹而適得蠱恐其病積累而深
也聞之善治病者不必條具藥餌也誠能審其
中於四肢而已得十之二三矣誠能審其中於
血氣而已得十之五六矣誠能審其中於腠理
而已得十之八九矣　皇帝一旦知受病之處
則知起病之方任天下之情僞日麥而吾惟以
大體經濟
誠應之坦然大度固已收偏重之權塞私暱之

路而羣天下莫之我欺矣所謂君德者有大于此者耶譬之診脉者標病環集舉不足顧惟以攻虛邪而固根本爲上斯國醫也哉

是科爲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以如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寥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囘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俸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蕡千載一轍

論亦不盡謬

良可歎也 爾黃

行文逼蘇長公 靜子

南省試策二

用人之道上以實求之下以實應之循其常格未嘗不可以為治不然雖日言破格而格且從之益固矣甚矣保舉一途　皇帝之意甚盛而羣臣皆以虛文塞責也夫　皇帝之所謂保舉

對策主意在此

者求濟世之才也今天下內訌外侮誠宜得倜儻非常之人任而使之非為其能周規而折矩

快論破的

蒯其而後揖也若但如此而已見在三途之內豈患無其人而又特設此一途耶保舉卽古之

薦辟也其法不始於今日即不稱而坐其舉主亦不始於今日然不過防其狥人情之私開賄賂之門而已以愚意論之奇士固斷斷乎出賄賂之外真才亦未必不在人情之中昔人所謂非親非故何由習知之也此二者已當不同觀而況於避影匿形惟恐多此一舉爲身累者乎於是士之稍才穎者則懼其多事而不舉矣士之稍方幅者則懼其戾俗而不舉矣士之稍氣節者則懼其沽名而不舉矣此行而彼倣以庸

祿爲老成以軟熟爲諳練以闒茸爲和平究之（爲世俗人曲盡）人情固有賄賂非全無而倜儻非常之人則百不得一也且得謂之能破格者乎（文勢跌宕）漢武帝嘗曰馬跅弛而致千里士負累而立功名魏武帝雖非帝王之比然而知人善任使未之過也彼則直謂士有行如陳平者吾用之矣斯二者眞破格者也今天下之時之勢豈減漢魏用人豈尚可拘常格然而苟有舉二君之言以舉士未有不驚駭失色者以文求之而以實拒之格又烏

在乎其破也嗚乎舉朝之臣皆不以建功立業（屢屢叫醒）爲事而以畏罪持祿爲心而且借口曰吾必得（可歎）孝如曾參廉如伯夷而後進之也然則屠販誠辱行而販築乃賤夫耳豈得一望見　皇帝之（快論）國門哉夫處三代以下之世而必欲得三代以上之人以濟之愚竊見其惑也勢必至其眞者不得而僞者踵至乃愚之所謂庸祿也軟熟也（又一宕跌前）闒茸也夫士苟得其才穎者亦可矣苟得其方幅者亦可矣苟得其氣節者亦可矣今此三者

皆以爲不足而乃更得夫庸碌焉軟熟焉闒茸焉豈因俗救時之道宜然耶抑此三者越於格（圓轉如矢丸）之外而彼三者寓於格之中也　皇帝曰破格羣臣亦曰破格而實陰持一格共牢不可破於是乎保舉一事以虛文告終矣且天下士名求之甚高實待之甚卑無論高者鮮有有者不至（此爲沈壽民論武陵）即使有而至矣項背有一士焉以草芽疎賤不（相而發）爲祿誘不爲禍怵連章累牘抗論今日任兼將相之大臣　皇帝曾一聞之否乎竊意　皇帝

聞之亦祕爲羣論所惑以此士爲多事者也㞍俗而沽名者也而况乎其見斁於納言押伴於舉王也嗚乎　皇帝而誠得此一士焉於以激天下之頑鈍勸天下之廉耻庶幾循序而進而三途之內不患無人焉競起而敬應之雖不言破格可也

論當日取人用人得失可謂曲盡文章反覆照映更妙不容言　靜子

切中當日之弊

南省試策三

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本重則天下重然而往往揺奪者册立之不早豫教之不先也我國家元良之建蓋已有年近者 皇帝又爲擇日出閣命儒臣授講讀蓋其所以爲社稷計者追古三代之隆而非漢唐以下之所能及也從來並后匹嫡少凌長愛間親皆足以揺奪國本今幸無之獨是豫教則願有説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竊以爲元所以長仁良所以繼

正論

善蓋欲以仁善正天下而無事乎刑名法術也漢景帝性本刻薄當其爲太子也又以鼂錯爲之家令其後削七國卒亂天下論者究其禍本不必吳王稱兵之日也當錯爲家令時已早决其有此矣則所以遣教太子者非其人也宣帝雖漢英主然而殺趙蓋韓楊皆不以罪殘於用法高文之澤始衰顧嘗謂成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參王霸奈何欲純任儒仁則所以身教太子者非其道也夫教太子者以書教之不若以

人教之以人教之不若以身教之也太子異日有天下之責者也但得青宮讀書辨古今與士識人才邪正足以治平耳矣豈欲其博物能文類儒生耶顧其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覩而感之漸而摩之朝夕而悠游之所謂以人教者非獨妙選儒臣也即左右贄御之人尤所不可忽也儒臣之少不若宦寺之衆也儒臣之莊不若宦寺之狎也儒臣之進止有常度不若宦寺之臥起而無間也儒臣以經史進而宦寺以嬉

遊進二者豈相敵乎昔者如懷恩覃吉輩皆賢而有識以故憲孝兩朝多得其助焉　皇帝誠厲風吉於此中得一二人如恩與吉者俾侍太子則一暴十寒之病庶幾免矣然而人主者太子之所取則也人主好聲色則燕趙之粉黛吳越之綺羅不問而進太子之前矣人主好狗馬則韓盧之駿足蒲稍之龍種不問而充太子之御矣推而至於人主好仁儒則太子之必純厚可不問也人主好名法則太子之必刻薄可不

文勢寛衍有姿態

本意

問也商高宗賢君也而爲太子日常在民間先
朝 仁宗 宣宗聖主也而 二祖命之從征
伐又嘗往來兩京道路身出入田舍訪問百姓
疾苦今旣不能如此脫畧而簡易則所倣法者
獨 皇帝一身耳 皇帝無聲色狗馬之嗜固
足以端本而正源然竊恐漢之景宣之病不必
盡能免也意者於元良之義尚未深長思耶抑
愚則更有進焉往者太子出閤則爲之廣置講
讀之官使之前有師後有傅左有弼右有輔其

或儒臣不足則更選他曹而改授焉蓋其重也今則幸有一儒臣（此指黃公道周）可以當師傅輔弼之任佐太子為堯舜者　皇帝顧以建言怒其伉直卒使之折辱貶謫以去毋亦豫教太子更有其術歟（茀更愷切而微致）而何其不愛惜人才也（悠然）

人教身教是訓儲本原之論　恭士

當日　思宗稍涉深刻故朝宗對策如此　牧仲

南省試策四

今天下之患殆有不可言者內之寇外之邉是也愚以爲寇之患非寇能爲患也患在任寇事者武臣養禍以自利文臣文飾以避害邉之患非邉能爲患也患在任邉事者因循而不知變（先朝積弊盡）計畏縮而不敢奮發（此敘語）當夫寇之起也繇於民貧民貧繇於賦重賦重繇於增兵增兵繇於備邉迨夫邉事之壞也繇於兵弱兵弱繇於餉薄餉（大勢瞭然真經濟手）薄繇於粟不登粟不登繇於田荒而民多爲盗

然則二者之患將更相表裏而不知所終矣竊以為邉之患遲而大寇之患速而烈請先以勦寇言之寇何起乎其先不過一旅之譟兵而饑民附之耳當其在豫之河北也一二將帥剪滅之有餘然而卒使之復燃者則養禍以自利也未幾由晉入秦而其勢張而大矣於是乎一誤於撫再誤於勦之垂成說者且以為行金而脫繼之開府秉鉞以為方叔召虎者誠與前人不同然亦問其久於宦路善調人情而已今日省

切論

此必有所指

臺議論甚深且苛幾束縛任事之臣無可一措其手而獨交口而譽其人者非誠以其用兵之善也乃愚所謂文飾者之效也　皇帝宵衣旰食欲拯生靈於塗炭寄任行閒非文則武而約畧不過如此亦何怪乎寇之日熾哉雖然以法狥人則亂以人立法則治以官狥人則亂以人擇官則治今所爲文武者固在也武臣纔寇其責在武今則繫縱之不問而獨朝逮一撫夕更一督其爲督與撫者亦曾聞有露章而劾一將

千古名言

中肯

帥者乎甚則積玩而輕武臣曰進彼亦進武臣曰止彼亦止以國家推轂賜劍之任而日望影隨塵等於將軍之幕客而猶謂之將士豫附

皇帝亦願知其事聞其人否也　皇帝誠願知其事聞其人一旦舉而措之以武立法以文擇（要言不煩）官罷周旋繩墨之料而用拓落英雄之材申罰（大略）不逾時之格而警驕不可御之將則寇患可立平也夫內實則外之虛者不足憂內重則外之（此是文章針線處）輕者不足舉請更以籌邊進從來籌邊者三弊

曰和曰守曰戰今則和有所不屑言戰則又佀不即舉獨有一守而已然而避事自　英宗以後固皆出於守矣亦嘗有三歲不破軍殺將乎五歲不入關乎十歲不窺京乎守業已無效而曾不知變計曾不敢奮發乃愚所謂因循者幸目前而畏縮者遷事後也然則今日誠變計而奮發焉勢必出於戰而愚且見陳言者之以邀功爲多事也挑釁爲速禍也孤注爲首罪也又誰爲任之者乎夫國勢處積强之日在於持重

休息為安處積弱之日在於整齊振刷爲强不可一槩論也天下之因循而畏縮者殆二百年士馬久消耗矣器械久敝壞矣大將吏亦以其禍福之命聽之無可如何矣非使之卧薪豈能知寒非使之嘗膽豈能知苦也耶譬如有人病積痞者無不劑而救之之理即使驟畏攻伐亦必漸次破除其壘塊盪滌其腸胃而後徐養之以和平若乃徒畏藥餌而日進粱肉又豈能下咽哉夫我之邊且延袤以千里計守東而西

瀆守西而東瀆五里置堠十里傳烽積而一路（確有所見）一將節使勝兵滿千而彼飄忽騰擲立以十倍來不可支矣夫彼嘗以聚當我之散我卒不思一大聚以掩出其不意則何說也（極是）我國家之幅員十大於彼我國家之人力十强於彼我國家之財貨十富於彼誠能反其積弱而以戰爲守則邊患不難備也嗚乎患之來也未著者易收（痛哭流涕之訣）而已見者難防漢之渤海朝歌寇也唐之黃巢亦寇也秦之長城周之太原邉也宋之澶淵浸

假而至於江至於海亦邉也竊幸執事之問及之而更願其破忌諱而入告我后也
練達英豁李文饒一流　恭士
明策從來以塡引古事爲工此獨語語切今三百年第一手也　敬仲

南省試策五

今夫文章者有逮下之體有達上之體有疏理（排山倒海而來）之體有致用之體有述誌之體有載事之體有象物之體有抒情之體教令詔誥之所發也箋書章奏之所附也經術之表章也謨猷之條貫也彰往切今之經緯也條近行遠之章施也風（盡文之變）詩之所見端也銘賦之所揚盛也總而言之俗尚之所繇以醇澆也人心之所繇以邪正也是固有體焉而非可以意為之也然而變而通焉

各自以其體爲體而兼規而摹焉之爲一體也
欲其皆醇而正必自取士始蓋士人之進身雖
僅以其一體者爲之而其後歷久而殊用教令
詔誥於是乎代言箋書章奏於是乎表職經術
將以述聖紹賢謨猷將以澤民致主彰往則必
取裁切今則必徵材條近欲其無蔽旨行遠欲
其無滯思宣朝野之好惡於是有風詩壯國家
之威儀於是有銘賦凡其所以需之如是其備
也夫需之以衆效而求之於一端無怪乎上作

而下不應也何也本可以操末末不可以操本源可以澄流流不可以澄源無以鼓舞天下之學而徒欲振起乎天下之文是逐之於其末也爭之於其流也古人知其然故取士之途不一而其所以教學之旨甚鄭重所以教學之方甚周詳也今天下取人於進士一途且三百年而不變其偏重也久矣所謂進士者非眞其學異於人也亦能爲進士之文而已父師之所教子弟之所習不過日簡鍊揣摹之求爲進士此

外非所尚也始以其人登科目繼即以其人知貢舉久而化焉公卿大夫士相視莫逆如出一（可笑可歎）轍夫舉天下而盡驅之於聞見寡乏才氣悴劣則進士之文之罪也雖然徒歸其罪於文彼有所不服何也彼誠無其學而不能非彼嘗能之而故出於此文以圖一得也且其所專家而爲進士體者亦不啻其心粗而氣浮言陋而格卑鹵莽而食報滅裂乎先民矣而況乎求嘗於諸體也夫教令詔誥之文體在典重令也非鄙褻

則聲偶矣是其病爲襲爲賸箋書章奏之文體在條達今也非夸誕則冗膚矣是其病爲諂爲（諄諄切當）謏經術之文以發明爲體者也訓詁者病之穿鑿者又病之謨猷之文以裨益爲體者也空疎者病之沿襲者又病之彰往之文以失其斷例而體病切今之文以失其考實而體病條近行遠之文今勦其體於胥吏病在乎學士之依樣（以傳所謂子産有辭鄭實賴之國華若此可慨孰甚）風詩銘賦之文今虛其體於餖飣病在乎舍人之斷臆几若此者病不可勝言曾無害其爲進

士無阻其爲大官也夫天下之執其一卷而思僥倖也久矣今皆如其願而償之俗尚又焉得不淆人心又焉得不污乎天下之道一彼一此習之於此者百年而不能效之於彼者一日容有之矣若於此未嘗習之而遽欲求其效於彼則必不得之數也今執事所問者舉不越進士之文是其所積重不過此一體耳而乃欲諸體之皆合不亦異乎韓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物之小大畢浮愚以爲學水也文浮物

縱宕而遒勁眉山神意之文

迨學既充實則其於諸體也鬱勃焉而出變化焉而來矣今天下未必無淹博之儒貫通諸體亦未必不能為進士所為之文但其所為文不盡如其心狃而氣浮旨陋而格卑而有司又不以先民之式求之則亦黜而落耳執事豈能誠而求之達于天子乎執事而無進退之責則已執事而有進退之責愚終願其急於勸學而其所為文者將有待而自舉也

妙

滋然自負

收出主意

光芒萬丈曲折自如文章家之宗匠也　靜子

論文體一字不可動移文更疏暢 爾黃

三代而下未嘗無雄才大畧之主而治不進於古者非特有不同學不明也夫人主不下殿庭而周知小民向背之情左右忠佞之端海隅隱伏之變豈有他哉勤於讀書而又集諸幃幄儒臣於古今之理亂道術之原委日啓沃於廣廈細旃之上如斯而已矣是故行一政而天下歡欣舞蹈以頌之用一人而天下莫敢不服誠以

緊○快○一○句○文○勢○方○不○漫○以○下○却○又○奈○旋○

本原一清則其勢自不可得而蒙欺也君心之

出入一彼一此不向之於詩書則向之於聲色其勢必然也不親之於儒賢則親之於匪類其勢必然也不納之於精明則納之於蔽塞其勢必然也（迭用三其勢必然也勁甚）彼其託於天下之上渺然一身耳十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既已不聞（以下數行俱預伏當通漢書）不見則不得不委重於人其所委而重者幸而得其人則猶可彌縫其闕而苟安於一時苟不幸而不得其人則將陰陽爲工譸張爲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三代而下任數明察之主猶且

不免焉而況於性質不相習文義不相曉言語不相接者乎（一篇歸重在此三語）聖人知其然故雖紆纊以塞其耳而聽於無聲不與天下爭區區之聞而自無不聞也冕旒以蔽其目而視於無形不與天下爭區區之見而自無不見也夫所謂聽於無聲（又按一）視於無形者何也（何尚學字心開手叙）博通古今精研道術而好學不倦也三代而下創業之君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　太祖而已矣高帝繼秦滅楚以太牢祀孔子縣蕞議禮拜叔孫通為太常命陸

置述古與亡十二篇以進號曰新語唐太宗置弘文之館躬釋奠之禮命孔頴達撰五經正義宋太祖喜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會御殿令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元世祖定鼎於燕召竇默許衡以充講幄明太祖命有司廣求古今書史收之秘府新殿成繪古事蹟法戒於壁此數王者雖性分學力各有偏勝然未有不從事於學者也不特此也他如漢劉淵嘗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

凌便暇　一意分兩層文

春秋毎日一物之未知君子耻之後趙石勒目不知書然常使人讀漢書勤卧聽之北魏拓跋珪克燕卽置五經博士問李先曰何物可益人神智光曰莫若書籍遂令郡縣崇焉是一時雄霸偏安之主亦未嘗不知所重而非云馬上果遂可以得天下也　今大統初集　皇帝生知天縱百度維新然而有致治之本源惟一曰讀書而讀書之道有三一曰開經筵考前朝經筵之制常以月之二日御文華殿進講惟大寒暑

三段俱切要

暫輟焉春講開於二月暫輟於五月秋講開於八月暫輟於十月然猶有日講又午講於發閣皇帝倣而行之日就月將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於是焉在所以格非心緝敬勝也一曰親儒臣人主親賢士大夫而遠近習便嬖則可以爲養德性今一時從龍侍從皆起兵間而 皇帝又有畋獵狗馬之好豈特長沙之不合於絳灌哉夫古之綴衣虎賁皆選吉士而後出入起居不陷於非幾所以愼輔導廣忠益也一曰讀漢

書古今書不能盡讀而治乎有要畧若眞德秀之大學衍義丘濬之大學衍義補一王於理而以立乎天下之綱所衍之義大而簡一王於事而以舉乎天下之目所衍之義細而詳眞書其體丘書其用　皇帝萬幾之暇留心講覽所以鑑得失辯興亡也然而猶竊有慮者今之　命令詔誥滿字也譯而後頒之天下焉章疏奏議漢字也譯而後上之　朝廷焉書之命龍曰朕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更中肯綮

朕命惟允天下人臣之爲龍者少而不爲龍者多則出納之可虞也久矣 皇帝如不通漢書郎經筵何以開儒臣何以進哉夫大舜生於東文王生於西其實天下之至聖非東西可得而限也豈 皇帝僅云眞人起於朔漠而必滿焉之是尚欺誠能濟滿以漢而力勉乎此三者而猶不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或小民向背之情左右忠佞之端海隅隱伏之變猶有蒙而欺夫 皇帝者愚不信也若夫執事之所問天人精一

此處又與前委重於人一段相應

之旨詩賦詞章之流卽本末內外容有不同而一爲儒者之學一爲文人之學皆非八亞所急其失也非迂則蕩愚未敢飏言以獻也

俱從治平上講學獨見其大務處尤在切今

恭士

豫省試策二

聖人之治天下也未嘗不可以蕩佚簡易者爲之而必習之以委曲煩重之數豈故以此勞天下哉蓋有見於人情之自然而放而決之與閑而閑之均有所不能也自然之謂禮非以爲文也所以經世變也非以爲儀也所以定民志也蓋聖人作而萬物覩舉天下之情方且皇皇焉不釋其故而有日求於我之思我顧無以厭其求而徒示之以固陋之觀則朝廷所以自爲者

輕矣夫勢無常强而在於維持者厚運無常盛而在於輔翼者隆循循然行之能久而其始非一端之所能窺者其卒亦非百年之所能犯聖人於開物成務之日已慮之矣三代而下其建國不以禮者莫如嬴秦而興也勃焉衰也忽焉蓋秦之爲道也是今而非古拂人而從己樂苟且而惡周詳其所爲質者非眞質而不至於文者則眞無文也禮者制文質之中者也時可以質而質時可以文而文故謂之中昔之得統於

是論世識力

前代者易其號不易其禮卽革其末世之禮而不革其由舊之禮皇皇乎上之所制下之所履也文中子曰冠禮廢而天下無人道矣婚禮廢而天下無家政矣喪禮廢而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而天下忘其祖矣然則不必三加而未始不冠不必六禮而未始不婚哭泣之哀未始不可以爲喪薦享之誠未始不可以爲祭治天下者豈眞恃此微文細節之屑屑歟哉而必有以命之數以紀之仁孝之文以將之鬼神之

以通之以爲不如此則無以立天下之防而差天下之欲也推而極之天下大矣五帝三王之所自出也非我之所能爲也人主居五帝三王蛇轉透切蠖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當所欲言廢五帝三王之禮是欲强天下以自爲便利也天下豈從之哉今　皇帝創制顯庸運世以禮一切綱紀條貫固可以次第舉矣抑有所謙讓未遑者耶竊以爲　皇帝果欲行之則必輟乎疑畏之本絕乎牽制之端而後可也何也議禮

賦必有典則之物則必有威儀之飾則必有文章之辨舉之甚難而應之甚迂必且大變其昔之所爲而錯然其弗敢苟也秩然其弗敢紊也得無曰 祖宗所未及者我亦勿之敢及歟則（此段議人所不及卽及）

皇帝必有悄乎其疑怒乎其異者而貴臣大家（亦失不致道）之流又相牽而憚於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習所不習以脫畧爲便計以樸遬爲故俗牽而制之父見宗國萬口如一也 皇帝將誰與行此禮哉夫天下皆以一區之禮爲禮而不以大同之

禮爲禮非有昭曠於天下之識不能辨也天下皆以一時之禮爲禮而不以先王之禮爲禮非有矯易於天下之力不能爭也聖人之制禮也不惜犯天下之煩苦而以馴致於自然而不廢故勞之乃所以逸之也拂之乃所以適之也創之乃所以安之也朝會有禮以序之故不瀆天下之分征伐有禮以陳之故不奸天下之器進退有禮以裁之故不褻天下之節出入有禮以度之故不奪天下之利獄訟有禮以一之故不

以下五段皆當世急務

亂天下之法其分嚴則天下之耳目可不威而

又換出一段意思發

肅也其器安則天下之心卒可不柔而服也其

節明則天下之名教可不勸而興也其利溥則

天下之衣食可不給而裕也其法立則天下之

風俗可不約而齊也於是乎黼黻之章我不得

禮之關係如此

而簡略之干戈之威我不得而逞極之綱常之

義我不得而湮滅之井廬之界我不得而兼并

之倫要之列我不得而增減之我之所以自為

者不輕則天下雖欲凌而蕩焉而有不能踰我

之子天下者不薄則天下相與享其治焉安焉而有不忍去是以天下自結繩畫象茹毛飲血而後未有不日趨於文而可以固陋之治治者是迨聖人知其然後有改道之名無變法之實有虞始之勞無慮終之憂自非大有為之主其能不惑於衆而建大業者鮮矣三代而後惟趙武靈王魏孝文帝近之而變而不失其正則孝文爲烈焉文中子曰貫其忘大其事太和之治何可少乎哉夫孝文偏安之主也而況乎 皇帝

正意 徵言

之大一統者乎故曰居五帝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禮竊有以知　皇帝之斷斷乎不然也抑

皇帝而果欲議禮則必有數倍於叔孫通高堂生之人出而佐之又何難於輟天下之疑異而絕天下之牽制也

立論決不可磨是將來典制中第一篇文字

靜子

豫省試策三

與人主共百姓者守令也守令輕則百姓愈輕矣三代之制封建天下而寄其民於諸侯民間之利病諸侯專之吏一轉而即達於天子無甚懸絕也漢承郡國而立守令其時之賢者往往徵入爲三公僚屬佐吏得自選署而有所因革建置於民無復得而侵沮之者則漢之守令即古之諸侯也吏治之盛厥有由哉夫託之重則簡之不得不重也簡之重則任之不得不重也

探本之論

任之重則進之退之不得不重也故曰敘之甚雜而授之甚易其勢輕矣責之太劇而覈之太畢其勢輕矣名之數舉而實之數渝其勢輕矣

選舉之道儒與吏而已儒焉而不盡出於儒吏焉而不盡出於吏此所以敘之甚雜而授之甚易也委用之道法與體而已法焉而不獲於其法體焉而不獲於其體此所以責之太劇而覈之太畢也甄別之道貪與廉而已貪焉而不必果其貪廉焉而不必果其廉此所以名之數[illegible]

筆力章法何減韓非子

而實之數渝也於是天下之守令習而玩焉其
賢者相與飾虛名循故事坐待資俸而不肖者
且幸其一日之便潤身飽家而已何怪乎民生
之日凋也　皇帝親政之初洞悉其獘嚴飭而
申行之致治之盛即何論兩漢然而天下之流
品不清天下之文墨不破天下之僥倖不息天
下之功能不屬皆足以爲吏而害民愚生請盡
言而無諱焉可乎親民之官非賞功酬勞之具
也有功有勞者以此賞之酬之即非真有功真

有勞者亦奔競焉而借以賞之酧之而郡邑之
蟲蟲若若者不知其所從來矣涖政之司非屏
氣折腰之地也統轄所及者而願之指之郎
驛旁午之所過者而更以挫之辱之而郡邑之
唯諾者無所措其手矣黜幽之典剔民蠹也則
一日而三褫未爲過也乃有同墨其守而或摘
之緩或彈之冠者又安見乎民蠹之必黜也陟
明之典勸民庸也則一歲而三遷未爲過也乃
有同素其絲而或企登仙或嗟向隅者又安見

乎民庸之必陟也　皇帝曰吾有法在其令天
下攷之課之攷之課之誠是也然而令之上有
守焉又有貳於守者數人焉守之上有監司焉
又有列於監司之署者數人焉皆數經層折而（文生）
（相沿如此）後達於按若撫乃以聞於　天子　天子又不
即裁其可否下之六卿六卿審决矣又復得請
而後下之其層折而至於守令者猶夫故也長
於守令者未必賢於守令即賢於守令矣而滿
漢之見不除或有所顧望而不敢或有所牽制

而不能於是上與下終日求塞責下與上終日求當意外若條貫而內實扞格初似精嚴而後益縱廢弛欲致治豈可得哉夫人主之馭吏也

行文如萬斛泉源

程之以不可冒之銜則賢才之途不得而混之也假之以不可撓之權則豪傑之氣不得而困之也束之以不可避之誅則中人將以其畏罪者而羣奉法也激之以不可遺之賞則小賢將以其圖功者而爭修職也故必流品清而後

四段文章條暢言之結束又分出次第切中機要

墨可破必文墨破而後僥倖可息必僥倖息而

後功能可厲自然之勢也以古之吏視今之吏則今冗矣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孳矣以所甚冗猶若有不足以所甚孳猶若有不平此無他績貂之屬太廣而鋤莠之律忒踰也 皇帝誠心知其弊而力矯之遴數大吏以遴天下之羣小吏又遴一（語大綱領）大吏以遴天下之數大吏舉而措焉人無新舊皆朝廷之吏何親疏也地無遠近皆朝廷之吏何輕重也職無殿最皆朝廷之吏何愚怨也勿以美錦而學之製勿以善書而

擘之附塞鼠穴以杜三窟出笥衣以公敝袴則
源端於上流潔於下民不求安而自安矣太平
之治天下且拭目俟之
經濟文章古人兼之者殊少此能兼之恭士
縱談當世之務慷慨洞達莫謂今天下無厲
周陛贊其人也爾黄

豫省試策四

天下有其言近於從來之所習聞而聖人必不能易者則治河之策是也太上順之其次利導之最下者與之爭順之不能於是乎始導導之而懼其溢而不循乎流也於是乎始分懼其衝而不安乎瀾也於是乎始鑿分之鑿之皆以導之也從未有與之爭者今而障焉是塞之也塞焉是與之爭也自漢以來治河者屢矣竟悍然爭焉而不顧其不受及至乎力竭功隳而不知

止則令當路條議其便宜而輕誅喜事之臣猶且大聲疾呼願攘臂一試卒無有心知其不可而肯爲昌言之者夫以神禹所不敢出者而後人出焉聖人所極智窮思而以爲無奇者乃就十數肉食之人而詢焉採焉所恃於莫挽之勢又惑於不能制之烈則亦徒見其勞民傷財而已矣夫河發崑崙出自西域其由積石而入者禹引之也禹當時謂諸水以入海爲歸而中原之水皆散而無統弱而無力其氣勢無有能相

以上至此十

數行作一氣讀不可斷續

挾湘灕會同而入於海者故不得不借河爲用也然而禹用河而不虞河之不爲用反因以爲害者則所謂識其源辨其性諳其形而非恃吾區區之力與之爭也河之源自天上來驚濤奔浪一瀉千里雍冀育當之而不至大爲潰濫者有山以束之也其性喜紆折好遷徙委汪於徐揚之窪下而亦不至大爲潰濫者有陂澤以蓄之尾閭以洩之也惟至於豫兗之墟野平而曠土疏而實既無險可以抗又復滿而不能容聖

人以為河形至此透迤而蕩漾吾惟捐數百里
只是大蘇
之地以予之而已矣聖人非委其地而不惜因而棄其民而不愛也蓋審量其勞逸大小焉而委之棄之乃所以全之也河者天下之神物也其澎湃汪洋無不之也又天下之陰氣也其數衰於西南而自東而北則地氣之陰應之故常出沒乎豫兗之間此漢以來河患之大較然也戰國時白圭鄭國之徒皆制其堰而高其岸者天下有分地與分民也害歸於彼故利成於此

勢不得不自爲防也今天下一家兩岸之地皆朝廷之地也兩岸之民皆朝廷之民也南徙則吾避而北焉北徙則吾避而南焉計其財力不費不啻治河十分之二而固已無事矣故河所出於南則出於北利害一也今必欲使不北而南或使不南而北何利之有雖然當事者必有紓捕警伏卽迴入運道叢論無與可擊以爲利利運道也則請卽以運道言之國家定鼎燕京運道所經必由於河然視堯都冀方未甚相遠也攷堯時九州貢道已有浮海逾陸之

文不㢮推挽轉折以達之未聞首尾數千里而必恃一綫於河者也河之所以爲貢道者以通淮也周定王五年徙砱礫已失其故道矣漢武帝時復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專入淮則是數千年間其或通與否皆氣運之自然者爲之而非人力之所能爭也今不審其上流之怒決何故而遏其湍駛之衝是不知其源也不審其下流之停瀦何所而隄於尋丈之内是不知其形也以龍宮蛟窟潦原浸天之物而欲集區區𥡴䕶

草土之力以敵之是不知其性也不知其源不知其形不知其性是昔者神禹之智不能以玄圭救黃熊而後人謂可以僥倖焉豈不惑哉未覩運道之利先受治河之害且運道明明有沿海逾陸之文可以揚千艘之輕帆疏雙輪之中梗而必欲首尾數千里恃一綫於河則亦徒見其勞民傷財而已矣通應 皇帝軫念民艱正供之額槩從儉薄而治河之竭民財者倍正供而五之其以耗民之力則又父老子弟終歲於嗟風

泣雨剜肉補瘡之中而不得休息也以治河爲名而取之民間者本折工價追呼運轉之費種種以什佰計追數易其手而實用之河者曾不得其半故今日且有以治河爲奇貨者矣除執事所問荆隆口小長堤而外其不經水衝之計第河臣之耳目者尚未易一二指也其實皆久湮之陂徑寸之穴本無可治而胥吏傭作之徒（當事者誠不知耶抑聽之耶）輒蒙欺得請而科歛焉甚者則日築而夜潰之（更異）利其迄無成功宋人有云治河猶治兵也治兵

不利於用兵若謂兵無可用則利權輕矣治河者利於治河若謂河無可治則利孔塞矣故今日之河朝廷即欲行其無事而司空未必以爲然也司空即欲行其無事而總河之制府未必（和盤說出駒巾）以爲然也總河之制府即欲行其無事而藩河（全不介得失之念）之監司未必以爲然也藩河之監司即欲行其無事而濱河之有司未必以爲然也濱河之有司即欲行其無事而胥吏傭作之徒借河以爲漁蠹者終不肯以爲然也故今日之河下奏[illegible]

之則上因循之愚生未嘗其所終也執事倘察

芻蕘而一昌言焉是中原之幸也

通篇以不治河爲主變化出沒極文事之能

恭士

豫省試策五

人主之所操以礪世磨鈍者賞罰之法也賞不逾時罰不旋踵衛嗣君曰賞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傷也賞不立誅不必雖得十左氏無益也而君子譏之曰嗣君知數不知道聖人務以忠

振上一層占地步

厚寬大之道待天下而不屑屑小數以邀之若是乎其立法之有本也雖然不通乎時變而爲之以聖人之法猶不足以爲治通乎時變而爲之即區區之小數聖人有所不廢也天下積玩

之所致固有激之以賞而人不知勸懲之以罰而乃以爽然悟廢然返者矣人非大賢鮮不愛財人非至愚鮮不惜死聖人能以所甚惜奪所甚愛故天下之中人皆可自全於功名之途而不至有覆餗僨轅之傷則其必用嚴者乃其善濟乎寬也葢法設而不立積習不破也法立而不行積威猶不伸也衆人守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也事事而守之不若其忽然借一事以徇之也天下惟積玩之後循之難爲功亦惟積玩

（遂○亮）

（方○見○作○用○與○申○韓○）

（有○刑○○）

之後反振之易爲力出其不意而用其不測誅
賞不必遍於天下而服從者遠說在乎烹阿而
益封即墨已鳴乎天下之亂必其法先亂天下
之治必其法先治故聖人不患人情之難御而
惟患吾法之設焉而不立立焉而不行也明之
季也其政似刻而實弛其吏似畏而實欺天下
相承數十年而實羣䑛於法之中有人焉起而
救之可以知世變矣　皇帝執太阿以馭天下
亦豈能外賞罰哉然而　皇帝能獨操之不能

獨用之必有所寄寄之而不當雖欲獨操之而天下之窺之者衆也寄之而當雖與衆用之而其權未嘗不卒歸於一也何者法有所自舉而本末之衡異也　皇帝者天下之本也誠能秉至公於上而貴屬戚畹無有借吾叢者然後推而大吏以至於小吏無有阿徇者矣誠能運至明於上而左右近習無有煬吾竈者然後推而大吏以至於小吏無有壅蔽者矣（說透）竊聞往者二三藩王皆得以用人殺人而諸從龍於舊邸者

或出爲流官或中司大柄譯一字焉而行刻一木焉而旋止外廷不敢問也以　皇帝一人之權而分持之所謂法者特有其名耳於是天下之奸宄有所沿以自升而天下之貪猾復有所恃而不敗民殘而俗弊此雖日誅十數人未必當也不正其本而躬行督責天下豈信之哉夫法設而不立不知其無設也天下猶知有法也法立而不行不知其無立也天下猶知法之必不可犯也迨一出而屢反一反而不平而天下

歸到本原上

始賜以奉法者塞責陰以骫法者售姦矣明法之不振也其弊有二曰情面曰賄賂令天下則并於一途究之情面可破而賄賂不可破則是（可謂深且切矣）舉天下以金錢為守官之符續命之膏而朝廷（然不能上聞奈何）不復有功令也明臣馮琦之言曰賞罰無二體貴賤無二法則天下治懸爵以為令則滿漢無（步論）二體貧富無二法而天下律令固亦非盡無法之過也所以寄法者未嘗不寄之於大臣法大臣法故小臣廉然後舉劾而必其不爽也賞

罰可恕其不論也甲可而乙否焉則核之核之而果否焉則其罪在甲矣若此者無赦乙否而甲可焉則核之核之而果可焉則其罪在乙矣若此者無赦不逾時而列焉不旋踵而判焉絕游移之端杜營庇之路振綱挈領而法已伸矣嗚乎天下之貪欲也極矣惟制其命者可以立（出語英銳如見李）反之制其尤大之命者可以預止之故事有近（文饒張太岳當年）於鉄急不近人情之所爲而適以符吾道德之（結出立法深心）用者不可不察也

從救時立論最爲警切却不肯雜入刑名一字

靜子